



文学新观察

长篇小说：叫好与叫座各行其道

白 烨

从长篇小说的近年发展来看，总体数量在不断增多，各种写作在此消彼长。据统计，2013年间长篇小说类新书数量为4700多种，剔除其中的少量的港台作家的作品，长篇小说出版总量仍在3000部以上。也就是说，丰富又繁杂，庞杂又芜杂，已成为长篇小说的一个基本定势。

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长篇小说，其基本的构成，主要是两大类，即以专业作家为主的传统型写作，以业余或网络作家为主的类型化写作。应当说，传统型的长篇小说，因为偏重审美，注重突破，更多地体现了长篇小说的艺术进取；而类型化的长篇小说，因为偏于通俗，贴近市场，更多的意义在于满足多样的读者与大众的消费。

在撰写每年一度的《中国文情报告》时，我越来越感到长篇小说创作分野明显，甚至呈现出两极化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圈子里叫好的，市场上不叫座，市场上叫座的，圈子里又不叫好。不同的创作走向与阅读取向，俨然如同两股道上跑的车，各自前行，互不交集。

写作走向与阅读取向的分化

我在《中国文情报告》中作年度长篇小说分体报告时，根据各种评论状况与评选信息，对年度的重要作品用点评的方式予以概述，所述对象大致都是职业性作家的传统型写作，如贾平凹的《带灯》、金宇澄的《繁花》、余华的《第七天》、马原的《纠缠》、韩少功的《日夜书》、苏童的《黄雀记》、林白的《北去来辞》、乔叶的《认罪书》、王华的《花河》、王蒙的《这边风景》、黄永玉的《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以及颜歌的《我们家》和七堇年的《平生欢》等，加起来约略谈及了20多本长篇小说。但在《中国文情报告》附录的一家网站小说类图书年度点击排行和“开卷”小说类图书年度销售排行的前20名书单中，我所谈到的长篇小说难觅踪影。两个榜单标示出来的，却是另外一些作品。某网站小说类图书年度点击排行前10的是清一色的以官场与后宫为主的网络类型小说。而在“开卷”小说类图书年度销售排行中，排名前三的，均为出自郭敬明之手的《小时代》系列，接下来分别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江南的《龙族III：黑月之潮》、姜戎的《狼图腾》、莫言的《蛙》、余华的《第七天》、扬·马特尔的《少年π的奇幻漂流》、辛夷坞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小说类图书年度销售排行，似乎传统型写作与类型化写作平分秋色，但与本年度有关的，只是余华的一种。

长篇小说的两极发展的背后，其实是文学写作走向与文学阅读取向在当下持续分化的一种表现。我曾把文学的分化与格局演变，用“三分天下”的说法加以描

述，那就是以文学期刊为阵地的传统型文学，以市场营销为手段的大众化文学，以网络科技为手段的新媒体文学。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是过去的文学主要是跟随主流体制运行，现在的文学则是追随市场运势游走。而且，过去的文坛是大致一统的，现在的文坛则越来越走向了分化。不同的作者，不同的创作，不同的生产，不同的传播，都汇聚一起，参与进来。文学写作与爱好者带着不同的观念进入文学写作，文学生产与传播者带着不同的动因介入文学制作，而出版的市



场化，网络的自由性，正给他们提供了条件与管道，并与他们在某些方面形成了文学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甚至利益共同体，使得文学从创作到生产，从营销到阅读，在文学的组织机制、生产机制与传播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异。因为这一部分生产力量的强力进入与不断磨合，过去的传统文学机制与体制，变得面目模糊不清，明显地具有了多元性与混合型。

类型小说有待完善

总体来看，传统型文学创作基本上是依流平进，波澜不惊。我以为，这种平稳的姿态，平实的收获，可能会是传统型文学今后较长一个时期的基本态势。热闹与火热，可能更多地属于新媒体文学和市场化文学。这种不同的板块各行其事，各得其所，又自有天地、自有空间的情形，未尝不是好事。但类型化的小说写作，已经显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也很值得关注。

目前的类型小说虽然总体上还不失

其多样化，但最为走俏和行销的，则主要集中在官场与玄幻两大类。而恰恰是官场与玄幻这两个最为行销的类型小说，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又游离于批评之外。这两大类型的作品，内容各有严重的缺失，写法上也少有文学性，称之为原创小说都较为勉强。早期由改革文学过渡而来的官场小说，针砭时弊、揭露腐败，在正与邪的较量中充满人间正气。而后来的官场小说，渐渐由仕途进退，官场沉浮，进入到展示腐败本身和渲染灰色交易的泥淖。这种“后官场小说”，成为当前市场的主要产品，使得这一题材领域严重变味。而脱胎于武侠小说的仙侠-玄幻小说，也看不到早期武侠的行侠仗义，匡正诛邪，作品里除了魔杖、魔戒、魔法、魔咒，还有各种千奇百怪、匪夷所思的怪兽、魔兽。这里的所谓武林高手之间的交手，其实根本不是武功修为的较量，而是各自的“宝贝”的角力。这些玄幻小说所呈现的，实际上就是一个游戏化的技术产物。因此，它并非是幻想的文学世界，而是文字呈现的游戏世界。这种“拟象”的世界，因为体现的并非是现实社会的真实投影，必然是“缺血、苍白”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这种作品，除了给某些人以一种简单的神性想象的满足与发泄之外，很难再有更多的意义。

当然，对于偌大的类型小说作者群，也不能给予轻视。事实上在军事题材、后官类题材的一些作品中，一些类型小说家也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才情，使得这些类型小说在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结合上，都具有着一定的质量。类型化的作家因为尚年轻和未定型，可能还会有新的成长与变化，并在这一过程中进而走向分化，走向成熟。而这种成长与成熟，显然既需要文学批评的助力，也需要与传统文学的接轨。

文学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

长篇小说创作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折射着整个文学领域与文化领域的深层变异与变动。由于商业机制的进入，媒体文化的介入，网路科技的长驱直入，文学传播、文学生产与文学组织等体制与机制，都发生了新的转型与转变，文学在不再单纯、单一的同时，增加了更加多样也更其复杂的姻亲关系，使得与文学有关的事情与事件，相关的作者与业者，陡然增多和极其庞杂了。从作者的身份与业者的构成看，因写手的不断涌现，作家的重新组合，队伍急剧地膨胀起来。从作者秉持的观念和操作的写法上看，各种观念并存并举，不同的写法兼收齐备，其多样性与多元化，不仅不一而足，而且前所未有。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既长短兼有又新旧杂陈，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复杂性，也充满着无可限量的可能性、可塑性。

后院的虞美人

刘荒田（美国）

说来惭愧，我家后院这些年成了“废园”。超过100平方米的土地，任其荒芜已3年，有什么办法呢？儿女搬走以后，我们在国内居住的时间比在这里多。与其栽下花草然后任它枯死，不如不栽。好在10多年前老妻歪打正着，在她指挥下所完成的改造工程，以方砖、水泥覆盖了2/3的泥土。不过，野草的顽强和狡黠，任是怎样坚硬的石头都被钻空子，一丛丛，从砖缝中长出。左右洋邻居都友善，没有以口头或社区委员会公函的方式，要求我家尽快改善。他们干涉我家内政，有的是冠冕的理由：景观丢人的后院成为本社区居住质量指数上的短板，导致房价下降。为此，我每次离开这个家，都要充当欧阳修《秋声赋》里的“刑官”，砍掉茂盛的杂草和杂树。在泥土上铺一块旧地毯，部分地遮丑。

眼下是4月末，花粉症肆虐，阳光灿烂。几天前的一个早晨，我撩开窗帘，后院有点异样。咦，是花！矮矮的，绛红、大红、橙黄、纯紫……散布在后院尾端，夹着嚣张地发绿的狗尾草。一种是波斯菊，老远就认出了。另外一种，在金门公

园的花圃上见到不少虞美人。为了看真切，下楼，开门出外，踏上两棵柏树夹着的小道，脸上罩上极细的丝，该是蜘蛛网。不就是虞美人吗？如此艳艳，矜持！这些年，别说我这光说不练的假“雅士”，就连过颇爱园艺的老妻，也没有种过任何花草。唯一的一株玫瑰，花已迟暮，为前一任房东所栽，至今15年，每年准时展示娇憨之态。花种须从园艺公司购买的虞美人，何以不请自来，且不经批准就恣肆地开呢？想起30多年前，我租住的房子，后院的篱笆旁边突然多了三丛菊花。后来贴邻不好意思地承认，是她“顺便”种下，并不时把水管伸过来灌溉的。这桩逸事，我和老妻至今谈起，对早已去世的老邻居依然万分感念。

莫非洋邻居也这般施惠于我家后院？今天，从家里二楼看到，贴邻玛丽在后院剪枝，和她同住的3位洋女子，只她有可爱的“绿手指”。我走进自家后院，站在虞美人旁边，边赏花边和玛丽隔着栅栏聊天。不好开门见山问：“是你替我们美化后院吗？”先旁敲侧击，赞美虞美人的娇艳。她睁大碧蓝的眼珠，微笑着点头称

是。可是，她不知道花名，以为它和罂粟花同一品种，便笼统地称为Poppy。我对她说，虞美人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凄美的传说。2000多年前，一个武功比后来的李小龙厉害一百倍的军阀，带着宠爱的女朋友虞美人南征北讨，后来战败，被敌兵包围在垓下。四面敌军唱楚歌，他高吟悲壮的诗。虞美人为了不拖累他，拔剑自刎。后人把这伟大女性的名字，送给奇花。为了教对方明白，我因陋就简地讲述“霸王别姬”，她开始时还蛮有兴趣，但末尾嘟囔一句：“这么复杂啊！不就是一种野花吗？”至此，我只好断定，虞美人在这里繁殖，是因为风的缘故，不然就是鸟或者浣熊的粪便带来种子的缘故。

玛丽把剪下的枝叶放进垃圾袋，我对着微风里低昂的虞美人发呆。所谓文化差异，虞美人不失为有代表性的案例。于洋女子玛丽，它不过是常见花卉中的一种，于中国人，却是涵义无穷的文化密码。牵一发而动全身，面对“虞美人”，我们怎能不曼声吟哦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往下，黄庭坚的“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蒋捷的“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纳兰性德的“不道人间犹有未招魂”……我毕竟浅薄，换一位鸿儒，怕要掉半天书袋。若和神话扯上关系——虞美人闻乐能起舞，说不定可制造和娶梅花为妻的林和靖比肩的花痴。想到这里，却有点遗憾，色调与姿态如此迷人的花，在中国的文化链条中，几乎都逃不脱衰颓、悲哀。幸亏玛丽没和我深入谈论，我若搬出这些经典，她怕要皱眉头笑我的酸气了。

离开后院前，我采了一朵虞美人，插在案前。对它说，你算幸运，不像中国的同类一般，背负着太多意象。活出“野花”的性情，就够了。



天高云淡 李海波摄

长篇小说《梦焰》演绎强国强军梦

由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主办的苗长水长篇小说《梦焰》研讨会日前在京召开。长篇小说《梦焰》以强国强军梦为基底，以充沛的笔墨演绎了我军飞速发展的现代化建设和对光荣革命英雄主义传统的弘扬，把军队放置到现代化数字化战争背景下，正面塑造新时代的军人形象，体现了军人在和平生活中保持特殊的生命状态、强军兴军的精神风貌。小说关注当下现实军旅生活，直面军事变革实践，是一部演绎当代中国军人强国强军梦的军事文学力作。

夜读札记续篇（三）

《经行纪》：唐代人眼中的西方世界

周笃文



杜环的《经行纪》是一部奇书。它记录了作者亲眼见到的8世纪时的西亚、非洲及部分欧洲的风土人情和政治生态。

杜环是中唐宰相杜佑的族侄。天宝十年（751年），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从库车出发远征黑衣大食（阿拉伯王朝）于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之塔拉兹），兵败被俘，送到库法（伊拉克南部），却得到优厚待遇。他12年间走遍了大食各地，还随外交使团到过欧洲东罗马、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摩罗。宝应四年（762年）乘贾南海船奇迹般地回到广州，这本书就是他当时行脚的记录。

杜环是有名姓可查的第一个到过欧、非的中国人。《经行纪》以生动真实的叙述，详细地记录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与政治生态，该书被作为注释保存在杜佑《通典》193卷中，总共1500余字，却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杜环在大食首都亚述罗的见闻中记述：“亚述罗，其大食王号睿门，都此处。其士女瓌伟长大，衣裳鲜洁，容止闲丽。女子出门必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系银带，佩银刀。断饮酒，禁音乐。”人相争者不致殴击。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说法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姦非劫窃，细行漫言，安已危人，唯从宽。葬唯从俭。”一派平等安宁、充满宗教信仰的和平的气氛。这就是早期伊斯兰教的生活实录。

该书又云：“四方辐辏，万物丰俭，珠玉满于市肆。骏马骡驴，充于街巷。刻石窟为庐舍，有似中国。宝舆每至节日，将献贵人。琉璃器皿，瑜石钵盖，不可数算。粳米白面，不异中华。”此外还记录了参与建设的汉人工匠名字。如，“绠绢机杆、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樊淑、刘泚。织络匠者河东人乐环、吕礼”等。这就是当时巴格达生活的实况。据《泰伯里史》记载，阿甫恭林王修建巴格达城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加强沟通与中国的联系。他说：“这个地方是良好的军营，这条迪格里斯河使我们同中国之间无任何间隔。从海洋上运任何东西，皆可往迪格里斯河抵达这里。”为此，他才将唐军中的工匠艺人组织起来修建巴格达城。而这也是这位被俘之将生活得如此惬意而自由的原因吧。

《经行记》里还提到大秦（东罗马帝国）：“拂菻国有苦国（叙利亚）西隔山数千里，曰大秦。其人颜色红白。男子悉着素衣。妇人皆服珠锦。好饮酒，尚干净。多淫巧。善织络。或有停驻在诸国，死官守不改乡风。琉璃妙者天下莫比。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数千里。胜兵百万，常与大食相御。”富庶繁荣历历可见。史书上有名可考到过东罗马的中国人当以杜环为第一人。不仅如此，他还到了非洲黑人地区。《经行记》中对非洲的描述：“西至摩邻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食麩。骰舞即波斯枣（椰枣）也。”摩邻即今埃塞俄比亚滨海之地。该书对大秦（东罗马）的医术也有记载：“善医眼及痢，未病先见。或开肠出虫。”说明医学十分发达。

《经行记》尽管原书已佚，但仅从保留在《通典》中的1500余字就足够令人吃惊的了。1300年前文化交通历史赖此而存一线，可谓字字珠玑，珍同拱璧了。

洪洞古槐

（外一首）

高 昌

树大名高风雨侵，还家游子与根寻。
丹阳叶合云霓气，素月枝凝锦绣心。
梦系天涯传热土，情牵海角续凉阴。
相思此处浓如酒，透骨沉香仔細斟。

黄陵怀古

桥岭巍巍沮水悠，卿云瑞气护神丘。
灵前不欲寻常拜，只把丹心赤胆留。

神州

